

世界名著傑作選

小說之部

世界名著小說選

陳陟編
經緯書局發行

中學補充讀物

世界名著小說選

陳陟編
經緯書局發行

世界名著小說選

原價一元四角 特價八角 實價九角

外埠遠省酌加運費匯費

布面精裝另加實洋三角不折扣

編輯者：陳 陟

出版者：經緯書局

發行者：經緯書局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山東路交通路口

郵售處：經緯書局郵售部

上海海甯路高壽里六十七號

經售處：各大書局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再版

經緯百科叢書

已出百餘種尚有種多陸續出版

中外歷史傳記

孫中山傳記
革命先烈傳記
世界十二科學家傳
史太林傳記
甘地傳記
墨索里尼傳記
高爾基傳記
名人、名言、名事
中國四十年大事記
中國革命史
世界各國史
世界各國政治鳥瞰
中國七大哲人傳
列女傳
武訓的故事

歌曲戲劇漫畫

愛國軍歌一〇一首
歐戰名歌一〇一首
京劇戲考精華(一)(二)(三)
京劇戲考精華(三)(四)(五)
滑稽曲調精華(一)(二)(三)

醫藥生理衛生

滑精曲調精華(一)(二)(三)
社會漫畫
都市學生漫畫
漫畫上海
醫學門徑
西醫學常識
西藥常識
中醫常識
中藥常識
肺病預防及自療法
性病預防及自療法
神經衰弱預防及自療法
手淫遺精預防及自療法
婦女病預防及自療法
孕婦應有的智識
受孕的原理與方法
母親應有的智識
經驗育兒法
小兒病預防及自療法

內容 容價 充低 買發 每冊六分 外科 華費 函在 購內

年銷百萬餘冊

世界名著小說選目次

托爾斯泰：上帝知道的但是在等着……………	一	紀德：田園交響樂……………	一六五
杜思退益夫斯基：農夫馬爾來……………	一〇	米爾博：羣衆……………	一七〇
庫普林：快樂……………	一四	高貝：皇家的聖誕節……………	一七八
科羅連珂：撞鐘老人……………	一七	拉薩爾：狗約……………	一八二
都介涅夫：神父阿歷克舍的故事……………	二三	沙士比亞：中夏夜裏夢……………	一八五
契訶夫：可愛的人……………	三七	沙士比亞：錯誤的喜劇……………	一九七
安得列夫：藍沙勒司……………	五二	王爾德：沒有隱秘的斯芬克斯……………	二一〇
梭羅古勃：獸的先導……………	七一	高爾斯華綏：進化……………	二一五
高爾基：筏夫——一段復活節的故事……………	七九	蕭伯納：空中足球·新遊戲……………	二二〇
迦爾洵：一夜……………	九四	單維爾：婚姻捐客……………	二三〇
阿采巴希甫：革命黨……………	一一三	鮑嘉學：住持捉奸……………	二四六
賽甫琳娜：襲擊……………	一二一	阿左林：勞働者……………	二四八
莫泊桑：殺父母的兒子……………	一三九	伊白涅茲：海上……………	二五〇
都德：賣國的童子……………	一四四	莫泊三：瘋婦……………	二六〇
鷲俄：沙葬……………	一五三	力器德：流星……………	二六三
左拉：失業……………	一五五	潘萊士：禁食節……………	二六五
巴爾薩克：柯老頭兒……………	一五九	須萊訥爾：沙漠間的三個夢……………	二六九

顯克微支：願你有福了……………	二七七	潘萊士：沉默的人……………	四一五
阿美尼亞阿伽洛年：一滴的牛乳……………	二八〇	Andoux：未婚妻……………	四二六
哀禾：先驅……………	二八二	柴霍甫：賭賽……………	四二七
賈克：倫敦：失了面子……………	二八五	柴霍甫：接吻……………	四三三
小泉八雲：一個女人的日記……………	二九七	高爾基：消極抵抗……………	四五三
西皮爾雅克：漢蒂額夷的天鵝……………	三〇五	屠格涅夫：唔唔……………	四六〇
武者小路實篤：三封遺書……………	三一五	斯托克敦：美人呢？還是老虎……………	四八六
保加利亞跋佐夫：他來了麼……………	三二四	托爾斯泰：風雪……………	四八九
Jacobsen：兩個世界……………	三三一	高爾基：她的情人……………	五一四
Bojer：斯科伯烈夫……………	三三三	露俄：克洛特格歐……………	五二一
康迅思：母親能夠受多少苦……………	三四二	法蘭特立·希勒：不得已的犯人……………	五五三
阿美尼亞阿伽洛年：獄中……………	三五五	法郎士：二年花月的故事……………	五七四
曼殊斐兒：蜜月……………	三六二	都德：知事下鄉……………	五七九
Aidline-Trommer：百分之十……………	三六八	都德：牀邊的協定……………	五八二
吉布林：比米……………	三七六	王爾德：鴛和薔薇……………	五九一
希尼志勒：來森波男爵的命運……………	三八一	菊池寬：無名作家的日記……………	五九六
約瑟夫·赫格夏麥：愛……………	三九九	馬奈：從墳中歸來……………	六一八

世界名著傑作選

小說

上帝知道的但是在等着

托爾斯泰斯
杜衡譯

在佛拉提米爾鎮上住着一個年輕的商人，名字叫伊凡·特米忒利支。阿克西約諾夫。他有他自已底兩片店和一間屋子。

阿克西約諾夫是一個漂亮的，美髮的，滿頭生鬚髮的人，非常滑稽，并且喜歡唱歌。在年紀還輕的時候，他極喜歡喝酒，喝得太多了，便變得很放縱，但是結了婚之後，他只偶然喝點酒，不再像從前那樣了。

有一個夏天阿克西約諾夫要到尼伊尼市場去，在他和他底家人告別的時候，他底妻子對他說，「伊凡·特米忒利支，今天不要動身，我做了一個關於你的惡夢。」

阿克西約諾夫笑了起來，說：「你怕我到了市場上之後，會去大喝一回吧。」

他底妻子回答：「我不知道我害怕些什麼；我所知道的，不過是我做了一個惡夢，我看見你從城裏回來了，在你除下了你底帽子的時候，我看見你底頭髮非常地灰白。」

阿克西約諾夫又笑了：「這是一個吉兆。」他說：「看我一定會把所有的貨色完全買掉，還會從市場上買些禮物回來送你。」

於是他對他底家人告了別趕着車子去了，走到半路上，他碰見了一個他所熟識的商人，那一天他們便在同一家店棧裏投宿。他們一齊喝了些茶，便到兩回間鄰室那預備上床去。

阿克西約諾夫是不慣於起身得很遲的，並且因為打算在氣候涼一點的時候趕路，天沒有亮便喚醒了他底車夫，叫他預備起馬來。

於是他便走到了客棧主人那兒（他是住在背面的一間茅屋裏的）付清了賬便繼續旅行了。在他約摸走了二十五哩的時候，爲要喂馬料，便停了下來。阿克西約諾夫在客棧底走廊上停留了一會兒，於是他走進了大房，交待要熱起一個茶炊來，又拿出了他底琵琶，開始彈奏着。

突然有一輛鈴聲叮噹的三馬車趕到了那兒，一個軍官走了下來，後面跟着兩個兵。他走到了阿克西約諾夫面前，開始盤問他，問他是誰，是從哪兒來的。阿克西約諾夫完完全全地回答了他，並且說：『你可要和我喝一些兒茶嗎？』但是那軍官還繼續盤問他，問他：『你昨天夜裏在哪兒？你是一個人呢，還是一個商人做伴的？』今子早晨你看見那個商人嗎？你爲什麼天沒有亮就離開了客棧？

阿克西約諾夫很奇怪，爲什麼這些話他都要問，但是他將碰到的事情都講了出來，於是加上說：『你爲什麼要當我是一個賊，或是一個強盜？那麼盤問我？我旅行是爲了我自己底事情，這樣盤問我是沒有必要的。』

於是那位軍官將兵士叫了過來說：『我是這一區底警官，我盤問你，是因為和你一起過夜的那個商人被人在喉嚨邊斫死了。我們一定要搜你底東西。』

他們走進了屋子，兵士和警官解開了阿克西約諾夫底行李，在裏面搜查着。那警官突然從一隻囊裏抽出了一把刀來喊道：『這把刀是誰的？』

阿克西約諾夫注視着看見從他底囊裏抽出了一把血污的刀，他吃了一驚。

「這把刀上怎麼會有血？」

阿克西約諾夫想要回答，但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了，只是吃吃地喊着：「我——我不知道——不是他底。」

於是那警官說：「今天早晨發現那商人在床上已經給人在喉嚨邊斫死了。屋子是裏面鎖着的，並沒有一個別的人在那兒，這把血污的刀是在你底囊裏，你底面貌和態度給你洩漏了出了告訴，你怎樣將他殺死的，你偷了多少錢？」

阿克西約諾夫立着誓，說並不是他幹的；說在他們一起喝了茶之後，他沒有看見那個商人過；說他除了自己底八千盧布之外並沒有錢，又說那把刀並不是他底。但是他底聲音是破碎了，他底面色是灰白了，他害怕得顫抖着，好像他真是個罪人。

警官吩咐兵士將阿克西約諾夫縛起來，將他放在車子裏，當他們將他底兩腳縛攏了，將他丟上車子去的時候，阿克西約諾夫畫個十字，哭泣着，他底金錢和貨物是被拿去了，他自己又被送到了最近的村鎮上，在那兒入了獄。他們到佛拉提米爾去打聽他平時的行為。那鎮上的商人和旁的居民都說，他從前老是喝酒鬼混的，但是現在他却是個好人。於是便審判了他，便被認定是殺死一個從利亞再來的商人，并且搶了他底二萬盧布的人。

他底妻子悲傷極了，不知道應當相信誰底話。她底孩子們都還很小，有一個還是抱在她懷裏的嬰兒。她將他們完全帶在身邊，到了她丈夫幽囚着的那村鎮上。最初他們不許她進去見他，但是再三地請求了之後，她才算得到了官廳底認可，被帶到了他面前。當她看見她底丈夫穿着囚衣，帶着鐐銬，和像賊們，罪人們關在一起的時候，他暈倒了，過了許久才醒轉來。於是她將孩子們拉到了面前，在他身旁坐下。

了。她告訴他了一些家裏的事情，又問起他所遭到的事情。他將一切話都告訴了她，又問：『現在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一定要到薩皇那兒去請願，不要冤死一個無罪的人。』

他底妻子告訴他說，她已經送請願書到薩皇那兒去過了，但是並沒有被接受。

阿克西約諾夫並不回答，只是低垂着頭。

於是他底妻子說：『我從前夢見你底頭髮灰白了，這並不是完全無稽的。你可記得你那一天應該不動身的？』她又用手指掠了掠頭髮說：『最親愛的伐尼亞，老老實實地告訴了你底妻子吧；這畢竟可是你幹的？』

『連你也疑心我了！』阿克西約諾夫喊着，用手掩住了面貌，開始哭了起來。這時候一個兵走過來說，他底妻和孩子們應當走開了；於是阿克西約諾夫對他底家人告了最後一次的離別。

他們走了之後，阿克西約諾夫記起他所聽到的話，當他想到了連他底妻子也疑心他，他便對自己說：『似乎只有上帝是明白的了；我們只能到「他」面前去求訴，只能從「他」那兒得到憐憫。』

於是他不再寫請願書了，不再懷什麼希望了，只是祈求着上帝。

阿克西約諾夫被判決要受笞刑，還要流到鑛山去。他是被用一條節鞭（俄語作 *Kнут*，是一條專用來抽打犯人的鞭子——譯者註）來抽打的，在鞭傷醫好了之後，他便和別的犯人一起被趕到西伯利亞。

阿克西約諾夫在西伯利亞過了二十六年罪犯底生活。他底頭髮變得雪一般白了。他底鬍鬚長了，細了，又灰色了。他一切的樂趣都沒有了，他身體屈曲了，他走得很慢了，說得很少了，永遠不笑了，但是他常常祈禱着。

在獄中阿克西約諾夫學會了做靴子，賺了一點錢，他使用這點錢買了一本使徒行傳。在獄中光線好一些的時候，他讀着這本書，禮拜日在獄子中教堂裏，他讀着功課，是在唱詩隊裏唱着詩，因為他底聲音還是很好的。

司獄的長官很喜歡阿克西約諾夫爲了他底和善，而他底同獄的人又敬重他，他們稱他「祖父」和「聖人」。當他他們對於司獄長官要有所請願的時候，他們總叫他去做法言人，并且當囚犯們之間有了爭端的時候，他們總叫他去理直，去判斷這事情。

阿克西約諾夫得不到一些兒從家鄉來的消息，他甚至不知道他底妻和孩子們可還活着。

有一天，一隊新的罪犯來到了監獄裏，在晚間舊的囚犯將那些新的召集了擺來，問他們是從那一個村鎮裏來的，爲什麼被判了流刑，阿克西約諾夫和其他的人一起坐在新來者底近旁，神色頹喪地聽着他們底話。

新囚犯之中有一個又長又強壯的六十歲的人，生着剪得很短的灰鬚，正在告訴別人他被拘捕的原因。

「啊，朋友們，」他說，「我只牽走了一匹縛在車子上的馬，我便被拘捕了，說是爲了偷盜。我說我只借用一用，爲要早一點趕到家裏，然後再放牠走，並且那車夫還是我底一個朋友，所以我說「這並沒有什麼。」不，他們說，「你偷的。」但是他們却說不出我是怎麼偷的，是在哪兒偷的，我從前確實幹過一件錯事，照法律應當早已到這兒來的了，但是那一次沒有給人知道。現在我却無原無故地被送到了這兒……呵，但是我對你說的是謊話，我從前曾經到過西伯利亞，不過並沒有住得長久。」

「你是從哪兒來的？」有一個人問。

「從佛拉提米爾。我底家是在那個鎮上。我底名字是馬卡爾，他們也叫我賽米約尼支。」

阿克西約諾夫抬起頭來說：「告訴我，賽米約尼支，你可知道一些兒佛拉提米爾地方底商人阿克西約諾夫家底情形嗎？他們可還活着嗎？」

「知道他們？我當然知道的。阿克西約諾夫家很有錢，雖然他們底父親是在西伯利亞；怕是和我們同樣的一個犯人吧，不過你，老爹爹，你怎麼會到這兒來的？」

阿克西約諾夫不喜歡說起他底不幸。他只是嘆了一口氣說：「我爲了犯罪，在這半裏來已經有二十六年了。」

「什麼罪？」馬卡爾·賽米約尼支問。

但是阿克西約諾夫只是說：「啊，啊——我總是該受的！」他不再說什麼了，但是他底同伴們却告訴了那個新來者，阿克西約諾夫是怎麼到西伯利亞來的：說有一個人怎樣地殺死了一個商人，却將刀一把放在阿克西約諾夫底東西裏面，於是阿克西約諾夫便被冤枉定了罪。

當馬卡爾·賽米約尼支聽到了這話的時候，他對阿克西約諾夫望了望，拍了拍自己的膝蓋喊着：「哦，這是奇怪的真奇怪！但是你怎麼變得這樣老了，老爹爹！」

別的人問他爲什麼這樣詫異，從前他可在哪兒看見過阿克西納諾夫？但是馬卡爾·賽米約尼支並不回答。他只說：「我們會在這兒碰頭，這真是奇怪的，孩子們！」

這些話使阿克西約諾夫很疑心殺死那商人的或許就是這個人；因此他說：「賽米約尼支，這事情或許你是聽到過的，或許你從前看見我過？」

「我怎麼會不聽到呢？到處都散佈着謠言，但是年數多了，我已經忘了聽到的的是些什麼話。」

「或許你聽到過這商人是誰殺的罷？」阿克西約諾夫問。

馬卡爾·賽米約尼支笑了起來，於是回答：「總就是被發現囊裏有刀的那個人殺的！假使有別個

人將刀放在那裏，那麼，俗語說得好，「他沒有被捉住，便不是賊。」囊是放在你頭下面的，別人怎麼會放進一把刀去？他可不是一定會把你驚醒了嗎？」

阿克西約諾夫聽到了這些話，他覺得殺死那商人的一定是這個人了。他便起來走了開去。整整的一夜，阿克西約諾夫老是清醒着。他感覺得非常地不快，各種的幻象都在他心裏起來了。這是他妻子底幻象，正像他從前要到市場上去和她分別的時候一樣。他看見她，似乎她就在他眼前；她底面貌和眼睛在他面前升了起來。他聽到了她底說笑聲，於是他又看見了他底孩子，非常地小，正像從前那個時候一樣。一個披着斗篷，還有一個在母親底懷裏。於是他又記起了他自己從前常是——年輕而愉快的。他記起他怎樣地坐在他被拘捕的那客棧底門邊彈琵琶。他在心裏看見了他受笞刑的那地方，那行刑者，站在四周的那些人們，那些鏢鏢，那些罪犯，那二十六年牢獄生活底全部，和他自己太早的衰老。這些思想使他這麼難受，他竟要想去自殺了。

「這些都是那個混蛋幹出來的！」阿克西約諾夫想。他對於馬卡爾·賽米約尼支懷着這麼大的忿怒，他竟渴望着要報仇，就是犧牲了自己底性命也願意。他整夜地祈禱着，但是心境還不能平靜。在日裏他不走近馬卡爾·賽米約尼支去，也不對他看一看。

這樣地過了兩星期。阿克西約諾夫幾夜都睡不着，他是不幸得不知道應當怎麼辦。

有一夜他正在獄中踱着的時候，他看到有一些泥土從犯人們睡着的架床下面滾了出來。他停下來看是什麼東西。突然地馬卡爾·賽米約尼支從架床下面爬出來了，臉上很驚惶似地抬頭望着阿克西約諾夫。

阿克西約諾夫想要不去看他一眼就走過去，但是馬卡爾拉住了他底手，對他說他已經在牆下面掘了一個洞，每天將泥土放在他底長統靴裏，在犯人們要趕出去做工的時候便將這些泥土丟在路上。

「你不要響，老頭子，你也可以逃出去。假使你多說一句，他們一定要用鞭子將我抽死的，但是我却要先殺死你。」

阿克西約諾夫看着他底仇人，竟忿怒得發抖了。他抽開了他底手，說：「我並不想逃出去，你也不必殺死我，你早已將我殺死了。至於說可要說出來——我或許要說，或許不會，一切照上帝底指示。」

第二天，當犯人被帶出去做工的時候，護送兵看到有犯人從靴子裏倒出泥土來。在獄中搜尋了一遍，便發現了那個地洞。司獄官走來盤問所有的囚犯，要查出掘洞的人。他們大家都說不知道。有幾個知道的也有不肯說出馬卡爾·賽米約尼支來，知道他是會被打個半死的。最後他轉過身來問阿克西約諾夫（知道他是一個公正的人）他說：

「你是一個誠實的人，告訴我，在上帝面前，這洞是誰掘的？」

馬卡爾·賽米約尼支裝做一點關係也沒有似地站在那兒，看着那司獄官，更不時地瞞着阿克西約諾夫。阿克西約諾夫底嘴唇和手都顫抖了，許多時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他想：「這個毀壞我一生的，我為什麼還要替他底護？我吃了這許多苦，也得叫他償還償還。但是做使我說了，他們或許會將他打死，或許我是冤枉疑心他的。并且，這在我自己有什麼好處呢！」

「好，老頭子。」司獄官又說：「老老實實告訴我，誰在這牆下面挖掘過？」

阿克西約諾夫向馬卡爾·賽米約諾夫瞞了一眼，說：「我不能講出來，大人。上帝底意志是要我不講出來的。你隨便怎樣處置我罷，我是完全在你手裏。」

無論那司獄官怎樣地審問，阿克西約諾夫總不再說什麼，這事情便只能算了。

那一晚，當阿克西約諾夫躺在床上正要入睡的時候，有個人靜悄悄地走了過來，在他牀邊坐下了。他在黑暗中張望着，看見是馬卡爾。

『你還要我些什麼呢？』阿克西約諾夫問。『你爲什麼到這兒來？』馬卡爾·賽米約尼支沉默着，因此阿克西約諾夫坐了起來說：『你要些什麼？走開，否則我要喊守衛兵了！』

馬卡爾·賽米約尼支屈着身體更挨近阿克西約諾夫去，低聲地說：『伊凡·特米忒利支饒恕了我罷。』

『爲什麼？』阿克西約諾夫問。

『殺死那商人并且將刀放在你底東西裏面的人就是我。我原意想將你也殺死的，但是我聽得外面有些聲息，因此我便把刀放在你底囊裏，從窗口逃了出去。』

阿克西約諾夫沉默着，不知道說些什麼好。

馬卡爾·賽米約尼支溜下了床架，去跪在地上。『伊凡·特米忒利支』他說，『饒恕了我罷。爲了上帝底愛，饒恕了我罷。我可以自己承認殺死那商人的是我，你便可以釋放回家去。』

『你說說是容易。』阿克西約諾夫說，『但是我却替你受了二十六年的苦。我現在還可以到哪兒去呢？……我底妻子是死了，我底孩子是我忘了。我現在沒有地方可以去了……』

馬卡爾·賽米約尼支並不站起來，只是在地上碰着頭。『伊凡·特米忒利支，饒恕了我罷！』他喊着。『他們用節鞭抽着我的時候，還沒有像現在看見你那麼難受……你却肯憐惜我，並不會說出來。爲了基督饒恕了我罷。我是多麼痛苦！』於是他開始哭泣了。

阿克西約諾夫聽見他在哭泣，便也哭了起來。

『上帝會饒恕你的！』他說，『或許我還比你壞到一百倍。』說了這些話，他底心輕鬆了，他不再渴望着家了。他再也不渴望離開監獄，只是在盼望着最後的時間底來到。

不管阿克西約諾夫底勸阻，馬卡爾·賽米約尼支承認了自己底罪惡。但是在釋放的命令傳來了的時候，阿克西約諾夫是已經死了。

農夫馬爾來

俄國杜思退益夫斯基著
楊彥勤譯

復活節週的第二天，空氣和暖，天空作蔚藍色，一輪紅日高懸。溫暖光耀，但我的心靈却很陰沉。我逡巡在監房之後，看着強固的獄柵門，數着木條，我不會有心數他，雖然這已是我的習慣了。這時期獄內也放假，已是第二天，囚徒們不須做苦役了，有的團聚在一塊喝酒，高聲的說笑與爭論，不斷地在各處起來；厭煩的歌聲，令人作嘔；有的圍坐在囚牀之旁，耍着葉子戲，有幾個囚犯，因特殊違法之故，被判決須打得半死的，正躺在囚牀上，蓋着羊皮，以待復原；身上也穿過幾次小刀了。這二天假期來，諸如此類的現象，幾把我弄得生病，我真不能忍受酒徒們的狂呼，和騷擾了，尤其在這個地方。這幾天裏，連獄官也不到獄裏來執行檢查的職務，讓那般亡命之徒，一年高興一次，知道不是這樣，那事情恐更要糟的。終究一陣憤鬱在我的心中迸發了。政治犯M君和我相遇，他陰沈地看我一眼，他的雙目一閃，他的嘴唇顫動。『To laiz ces brigands!』（我恨那些強徒！）他輕輕對我說，仍走他的路。我走回獄房，就在一刻鐘前，我好像鬱瘋似的衝了出去，那時六個勇猛的人一起圍住酒徒，脫手新要想厭制他，已動手打他，他們笨重地打他，一隻駱駝許被這樣打法打死，但他們知道這個霸王是不容易打死的，所以他們很安心打他。現在在回來的當兒，我瞧見在室中最遠一角的牀上，干新無知無覺的躺着，幾沒有人氣了。他蓋着羊皮睡着，各人在他的周圍走過，沒有話說，雖然他們穩信他在次晨便復原的，可是如命運和他作對，或許由這樣一打，這人竟死去了。我走到有鐵欄的窗的對面，我自己的位置去，仰天躺着，我的雙手擺在我的頭後，眼睛

閉着。我歡喜這樣睡法：一個睡覺的人不受環境煩擾，同時且能做夢和思想。但我不能做夢，我的心正不安地跳着。M君的話「Je hais ces brigan's sj」（我恨那些強徒）在我的耳內回響，但爲什麼描寫我的印象呢？此因有時，即連現在，在夜裏常夢到那些時期，我沒有別的夢，更使我心煩意亂的了。或者至於今日，我還不會寫過我的獄內生活的紀述，這是值得注意的罷。我於十五年前寫的死人之家，以一想像的人物作主人翁，他是一個殺掉他的妻的罪犯。我可順便說句，自此以後很多人便猜想，即連現在還是如此，以爲我是爲殺掉妻子的罪被流徙的。

漸漸地我淪入忘懷，漸漸地在記憶中消失了。當四年獄中生活的時期，我不斷回憶着我的過去一切，似乎在回憶裏我又重新經過那段生活歷程了。這些記憶是自己浮起來的，不是我故意想去回憶牠們的。由某點起，某小事件起，在不值留意的時候，於是漸漸地起來一幅完整的畫，活動而完整的印象。我輒分析這些印象，給與久遠以前發生的事以新的意義，最好者，我輒矯正牠，繼續地矯正牠，那是我的最好的消遣法。在這機緣裏，我驟然以某種原因，想起我的初期兒童時代內一段不值留意的時間，那時我不過九歲——一段自以爲已經完全忘記了的時間，但在那時我特別歡喜回味兒時的韻事。我記得八月時節，在我們的村莊裏，一個乾燥有太陽的日子，天氣頗冷且有風，夏天快要完了，不久我們就要到莫斯科去過冬天，預備整季溫習法文的功課，我很不高興離開村莊呢。我走過打禾場，走下山峽上深深的灌木叢裏去，那是遮着山峽較遠的一邊的，如那樹林一般遠。我靠右方走入樹林中，我聽見有一農夫獨自耕着新開地，大約在三十步之遙的地方。我知道他正耕着峻峭的山地，馬正在努力地拉，時時農夫喊着「上去」，這聲音由空氣傳入我的耳朵。我幾乎全知道我們的農人，但我不知道那正在耕出的是誰。我不管他自誰，我專心幹我自己的事。我也很忙，我正削着硬菓樹的枝條，在做一根打青蛙的鞭子。硬菓樹枝可做很好的鞭子，可是不能耐久，赤楊樹却得其反。我也有興趣捉硬殼蟲及其他昆蟲，我常常搜羅